

国外现代画家译丛



国外现代画家译丛

卢梭

• ROUSSEAU •

• SHATTUCK • ROUSSEAU •

●湖南美术出版社

●罗杰·夏图克著 ■罗健 李方林译

• SHATTUCK • ROUSSEAU

卢梭

• • •

湖南美术出版社
罗杰·夏图克著
国外现代画家译丛

罗健 李方林译

卢 梭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人民路61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售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4375 字数：6.75万 插页：20页

1989年1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3次印刷

印数：6001—9000册

ISBN 7—5356—0237—1 / J · 197 定价：7.10元



卢俊肖像

目 录

序	1
引 子	6
第一章	属于未来的画家	10
第二章	质朴的心灵	25
第三章	盛宴	38
第四章	晚年	46
第五章	人与风景	55
第六章	神秘的主题及其他	72
第七章	方法·秩序·光线	85
第八章	现代艺术的先声	96
图 例	103

序

有独创性的人总是受人奚落，这是一种并非不普遍的现象。

他们似乎不懂得安分守己，他们使人既惊讶又失望，他们搅乱了受人尊敬的标准，以一种异端的、令人恼怒的眼光审视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往往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我们在夏图克的书中发现，亨利·卢梭就是这样一个人。此书将向我们展示卢梭那单纯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性格，他的有几分可笑的、渴望得到正统派承认的抱负和与之背道而驰的艺术追求，尤其是他为了创造的自由而触犯长久以来被视为神圣的戒律时所表现的勇气、信念和耐心。

卢梭的事业开始很迟。在这之前，他是一个平凡而又平凡的税务职员，早已饱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军队生活、婚姻爱情、丧妻别子。然而，这个普通的税务员稍微有一点与众不同。他不喜欢缅怀过去，而是愿意面对将来。他心中一直有一种欲望，一种压倒一切的欲望：他要画画，只要画画。这是他唯一的目的，也是他唯一的梦。他辞去工作，在四十岁时开始了新的追求。

从此，象许多伟大的画家一样，他一贫如洗，但心中浮想联翩，享受着艺术的无限乐趣。

卢梭为人朴实自然，就象一个童心未泯的大孩子。他太坦率，太真诚，太温和，当然为人们的偏见所不容。他受到“朋友们”和陌生者的无数次欺骗和戏弄，老是成为取笑的对象。然而，这天真其实是大智慧。纯真的儿童往往是最聪明的观察者，他们的眼睛明净清澈，无拘无束，凭借一种充满强大活力的感觉把他们看到的世界表现出来。这是一片新的天地，一块新的沃壤，一股新的清泉。卢梭一开始就用儿童般年轻的心灵作画。

但是，卢梭还有另外一面。他仿佛总是处在矛盾中。一方面，他羡慕技法纯熟的学院派画家，有意追求自然流畅的写实风格，他的一丝不苟的细节证实了他对古典画法的信仰。另一方面，他画的不是视觉意象，不是真实的物质世界，而是他在头脑中重新构建的图景。他对于现实主义的尝试可悲地走向反面，与他一贯称颂的传统画法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始终表现出独特的个人风格，但他仍然梦想着权威的称颂，渴望官方接受他的艺术——他最初的作品不是出现在离经叛道的独立画展上，而是挂在正统的埃吕西沙龙。他相信这是最高的荣誉和赞赏。但他的命运象许多天才的艺术家一样，他得到的不是成功，而是粗暴的嘲笑，人们总是非常聪明的嘲笑他们的理解力达不到的东西。他的画被观众割坏，从展厅撤出。于是，他加入胆大妄为者的团体，他的

命运从此和独立画派连在一起。

卢梭接受训练不多，也没有什么理论。他自称是“现实主义画家”，也曾被印象主义所吸引，与最新的立体主义者关系密切，但这些都没有对他产生真正深刻的影响。他不属于任何一派，他是他自己。

他画静物，画肖像，画风景，渐渐把人与景融为一体，他自称为“肖像风景”，这些仿佛平凡得很。但也有一些不平凡的东西：如形与色的奇特的秩序，包容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抽象时间，神秘宁静的光线。他的内心深处实在是诗情迸发。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画中看到一颗稚气得不可思议的心灵，就象儿童的梦想一样愉快、透明、虚幻。

这正是人们称他为“原始主义”的原因。在他的时代，没有人象他那样作画。

于是，他笔下出现一个天真的世界。这里有永远过不完的星期天、愉快的假日、宁静的休息，有在仙人世界中嬉戏的玩具一般的儿童和儿童一般的玩具；还有喜庆的佳节，欢乐的博览会，盛大的纪念会。他似乎太孩子气了。

他也被巴黎所吸引。他画埃菲尔铁塔，画塞纳河，画码头，画大桥，画热闹的街市，却带着好浓好浓的田园味，仿佛这里不是喧哗的世界之都，而是和平恬静的乡村。

他把心灵中的形象直接导入绘画，不是破坏而是完

善可视世界的秩序，在艺术与诗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诗成为画的灵魂，成为一种感知到的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令人敬畏的充满种种不测的魔幻之乡，一个无法用理性来阐释的谜。或是月夜，或是正午，或是某一难以确定的时刻，人与兽在一片寂静中突然相遇：狮子与吉普赛女郎，花豹与黑人，隐藏在一丛树林后向人类窥视的不祥的生灵。他（它）们周围是强大得足以淹没一切的自然，而他（它）们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仍然是诗的形象。没有人能够解释相遇的意义，谁也不知道卢梭的动机。也许他没有动机。他只是梦见了浩瀚无垠的异国沙漠和深不可测的热带莽林，还有生活在神话王国中的居民。正是在这些涉及人类存在和自然奥秘的作品中，卢梭展示了生命中最神奇、最隐秘、最难以捉摸的东西，释放出一个幻想型艺术家的巨大才能。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被看作 20 世纪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先行者。

卢梭走得太远太远，提前进入了新的时代。他的构思有点令人无所适从，他的笔又不能循规蹈矩，他的确使很多人感到不快。公众的眼光停留在“现在”，而他的画却属于未来。人们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这个想入非非的“业余”画家，甚至连独立画派的人对他也不能容忍。

然而，一群更激进更骚动更桀骜不驯的年轻人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他。早期的立体主义者们豪放不羁生机勃勃一个心眼要寻找新的艺术之源。卢梭对

于他们，与西班牙洞窟画、非洲黑人雕刻、古埃及壁画和希腊陶器一样具有相同的意义。原始与现代，天真与神秘，在这位艺术家拙稚的作品中和谐并存。

巴黎毕竟是属于艺术家的。只要有一份创造的天才，只要认定一个目标，就能够在这里自由自在地做梦。何况，这里自古就是新思想繁衍滋生的温室，是叛逆者施展抱负的地方。

今天，卢梭早已被看作现代绘画的先驱，因为他是把绘画从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引向精神领域的人之一，他在想象中创造出一种更高的、升华的现实，一种给现代艺术以深刻影响的感觉方式。他逝世之后，人们很快接受了他的奇特的幻想。

当他面对冷淡的公众时，他总是非常自信：“我不属于这个世纪。”

他没有错。在新的世纪，他获得了荣誉的花环。

译者

1988年2月16日于成都

引 子

象古代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一样，现代艺术也有属于其的神话。瓦萨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4）能够收集到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故事并兴致勃勃地讲述出来，对于我们是一件幸事。他谈到，当教皇的使者检验乔托（Giotto di Bondone, 1267—1337）的技能时，他如何徒手画了一个精确无比的圆圈。乌切洛（Paolo Uccello, 1397—1475）总是在睡梦中咕哝：“啊，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景色！”而多那太罗（Donatello, 1386—1446）完成了他的雕塑之后，则激动地对着它们低语：“那么，说话吧！你们为什么不说话！”这些故事或是真的，或是虚构的，但它们象任何美术馆陈列的珍品一样生动，使文艺复兴时代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在现代艺术中，也有一系列人们熟悉的故事，从梵高（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割下耳朵到毕加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如何画斯坦因（Gertrude Stein）的肖像，据说斯坦因为毕加索坐了八十次，他一次也画不象，但是，几个月后，他却根据记忆画出来了。然而，这些故事就象当时瓦萨里收集的趣闻一样，几乎没有揭示出现代艺术最深刻的追求和意义。在所有的现代传奇中，亨利·卢梭的经历最富刺激，他被人称

为海关职员。卢梭比大多数人更为幸运，他吸引了他的“瓦萨里”，一个叫做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的人。阿波利奈尔算不上优秀的传记作家，但却是一个制造平凡的神话的人。

卢梭对于现实的感觉极其强烈，以至于当他表现幻想的主题时，他有时感到害怕，并浑身颤抖，不得不打开窗子。

当他画某人的肖像时，他就平静得多。首先，他仔细地打量他的模特儿，并在画布上描出严格地按比例缩小的尺寸。为了振作精神，这个海关职员一直唱着他青少年时期以及他当年从事税务工作时所唱的歌曲。^①

阿波利奈尔暗示，卢梭没有复杂的审美经验，然而不可理解的是他画出了现代作品。立体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发现，如此单纯的感受竟能象他们的作品一样引起绘画的变革，他们既感到烦恼又觉得放心。此外，在这个年代，卢梭的生活显得非同一般。从他的生活和作品两方面来看，我们都可以把他当作现代艺术的一个实例加以考察。

自然，神话势必陷入过度的夸张，把事实搅得模糊不清。卢梭有着各种各样的称号，从一个捉弄了愚蠢的公众的最独出心裁的骗子手到一个恢复了天使的主题并

^①阿波利奈尔：《存在》。

趋于现代绘画的艺术家。甚至他的绰号也是不当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当过海关职员，而是一个收税员。多数长期流传的讹误都起源于阿波利奈尔。他在许多文章中说，卢梭曾跟着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 1808—1873）支持墨西哥人的军队到过墨西哥，还说他的莽林绘画摆脱不了对中美洲热带“禁果”的回忆。几乎每一种有关卢梭生平的描述都在重复这一内容，但在政府或家庭的记录中，却找不到一点证据。卢梭的想象确能够自由漂荡。

有一种说法，认为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 1873—1907）的胡说八道致使卢梭终生以绘画为职业。这是有关卢梭的最夸张的奇闻轶事。有一次，雅里经过塞纳河上的德·埃尔桥时，在下面码头的商埠里发现了卢梭。雅里认真地告诉他：“我的朋友，我能够从你脸上看出来，你是一个画家。你应该从事绘画。”他马上指导卢梭的第一幅油画《亚当和夏娃》的构图。这一恶作剧一直牵扯到法庭，据说卢梭含着泪，提出画一幅法官“夫人”的肖像。故事的另一说法是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以打赌的方式教卢梭画画。另外还有一种传闻则与罗帕斯（Felicien Rops, 1833—1898）有关。

然而事实的真象却大不相同。没有人发现卢梭。当他开始从事他自己选择的绘画职业时，他得到一种古怪而荒谬的赏识，这既不是雅里也不是阿波利奈尔造成

的。他们在画家生涯的后期才与他发生关系。只有一条有关他生平的报道才是完全客观的，这就是 1910 年刊登在美术年鉴上的讣告：

画家亨利·卢梭上星期死于巴黎，他是一个退休的税务职员，许多年以来，他定期在独立沙龙（Independent Salon）和秋季沙龙（Salon d' Automne）展出他的绘画，其幼稚的构图使他获得某种恶劣的名声。为了公正地对待这一恶劣的名声，我们必须从头开始。

第一章 属于未来的画家

亨利·卢梭于 1844 年 5 月 21 日生于法国西北部的城市拉瓦尔，三十年后雅里也出生在这里。他的父亲朱利安·卢梭是一个白铁工和五金商，过着富裕的中产阶级生活。卢梭的外孙女说，根据军队记录，母方谱系可追溯到拿破仑时代的一个上校兼圣路易骑士勋章的获得者。在貌似平静的第二帝国时代，卢梭与他的父母住在一所建于十五世纪、被称为布歇赫斯门的房子。今天，这座古老的塔楼仍然维持原状，楼上有一块匾，以纪念这位成为画家的白铁匠之子。

卢梭到了参军的年龄后，由于是学生而推迟服役，当时他住在昂吉尔。1863 年 12 月，他参加陆军，服役七年，这一事实直到最近才在亨利·塞尔蒂涅 (Henry Certigny) 详尽无遗的传记中得到清楚的说明。这个年轻人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时，人们发现他有点小偷小摸的行为，他偷了些邮票和总数为二十五法郎的钱。他立即参军，穿着军装接受审判，他显然希望能够增加得到宽大处理的机会。他接受了在前鸽子监狱服刑一个月的判决。使人惊奇的是，当他在四十年后由于同样的指控出庭受审时，这个早年记录在案的污点却没有被人揭露

出来。一旦进入军队之后，他并非象阿波利奈尔说的那样，成为团队的乐手，匆忙整装出发到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去，他也没有在 1870 年变成外科医生并“把德赫城从内战的恐怖中解救出来。”卢梭于 1864 年至 1871 年之间在法国出了两次小事故之后，以一个士兵的身份离开了军队。最近从军队记录中找到了对卢梭外貌的描述：身高一米六十三公分，黑眼睛，椭圆脸，直鼻梁，丰满的双颊，左耳上有伤疤。在他的自画像中，左耳往往隐藏起来，很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使人联想到梵高的自画像。

1869 年，卢梭与一个来自圣·吉尔曼·拉伊的姑娘结婚并在巴黎一个律师事务所做办事员。不久，他进入巴黎市政当局的税卡，开始了持续十五年之久的收税员工作。巴黎市对许多商品征税并要求检查员控制走私活动。因此，在许多平静的日子里，他到塞纳河沿岸的码头、城门以及宁静的郊外田园去。他喜欢这个安全可靠、工作人员不多的地方，他在这里是一个受到重视的、资历较深的人，因为曾在军中服役的人被看作将要退休的人。在这段时间，我们第一次得知他天真坦率的个性。据阿波利奈尔和威尔海姆·尤德（Wilhelm Uhde）说，卢梭相信鬼怪和神灵。当他长时间地凝视着远方时，就会看到它们。他告诉别的收税员，他怎样在鬼魂带着丑陋的微笑嘲弄他时打中它们。他的同事们做了一个用线来操纵的假鬼，放在酒桶之间，卢梭惊慌失

措地脱下帽子，并问它是否要喝一杯。这类故事，即使不足为凭也仍然可以表明，在他的艺术见解形成之前，他就是一个天真单纯、容易受骗的人。

这对年轻的夫妻繁衍了一个大家庭，他们连续生了九个儿女。除了第五个孩子朱丽亚和一个只活到十八岁的弟弟之外，所有的孩子在婴儿时期就死了。母亲本人则在三十六岁时去世。据卢梭的外孙女说，“巴黎的空气和外祖母虚弱的身体导致了她的死亡。”留给卢梭的只有两个孩子、他的工作和一种开始成为消遣的兴趣。

在这些年代里，他已变成一个忠实的“星期天画家”(Sunday Painter)。他晚年说道，他一直想画画，但长期以来，由于环境的限制不能实现。一星期中的任何一天都可能成为他的“星期天”。从七十年代某个时候开始，他用这些时间到郊外或在他的画室作画。他最早注明了年代的作品完成于1879年。在这些年代里，发生在这位收税员身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对于他的艺术有了足够的信心，他要献身于艺术，为画画辞去了可靠的工作，只靠一点退休金生活。他妻子克莱门斯的去世，可能是最后的推动力，使他放弃了为谋生而从事的单调乏味的工作，开始了新的、有益的追求。1885年，他从税卡退休后，很快就把两个幸存下来的孩子交给他们住在昂吉尔的姑母和姑父；他过着没有规律的单身汉生活，为画画而忽视了对孩子们的照顾。

据他自己说，著名画家席罗姆 (Jean Leon